

今年元宵节后第一个星期二，单位开始组织工地检查。往年过了元宵节，工地就陆陆续续地开工了，这时要对工地是否符合开工条件进行检查，重点是各类安全设施。今年正逢特殊的疫情紧急时期，检查的内容则是工地的防疫情况，工地是外来人员的聚集地，情况到底如何呢？在外出的车上，大家戴着口罩，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，要近距离面对陌生人了，多少都有些忐忑。

接连检查了几个工地，现场除了留守的管理人员外，工人都还没来，短期内也无法开工，大家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，交代完注意事项后，就直奔最后一个幼儿园工地。工地的大门虚掩着，正疑惑是否有人时，一个戴着口罩的老汉走了出来，我们介绍了身份，问起工地的情况，他说他是工地门卫，现场就他一个人，工程已经基本完成，春节之后遇到疫情，老板和管理人员都没来，就让他一个人看守工地。我们交代完注意事项，看到现场临时建筑已经大

我养过鸟、养过金鱼、养过猫，不对，猫不是我养的。很小的时候住在一户用木板分隔几户出租的房子里，因为多物杂，房子昏暗，楼下又是街市，于是老鼠便来寄居，那时房东便养了一只黑斑的猫，它不是被养来宠的，抓老鼠将是它唯一的任务。

有一天我和小猫在玩耍的时候，房东把小猫抱了起来，用手抓住它的前脚和我说：“你看这只猫不是普通的猫，猫掌肉厚有油光，它经过的地方，老鼠就不敢来，它住的地方，老鼠都要搬家。”我当时半信半疑，以为是骗小孩的。不过日复一日，没有看到那只猫抓过一只老鼠，它每天都无所事事地闲逛和睡觉，也不需人理它，它有时趁着铁栅大门打开，溜到天井晒太阳半天不回，但奇怪的是，屋子里真的再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，这是我对猫的最初印象。

朋友中不乏爱猫的人，学妹金毛不论猫猫都爱，她可以带着被主人关爱的狗去看病，她背包里永远都放着瓶装水、猫粮和罐头。为什么突然想起猫的往事来呢？那是在2019年10月某日我参观台北的艺术博览会，到日本秋华洞的摊位找朋友，结果麻衣子这次有事没有来，要离开时看到池永康晟的签名画册旁，有一本《陈珮怡画集——唯猫所在》画册，因和珮怡有一面之雅，昔年还在她的一幅“马上封侯”作品前合影，于是各买了一本画册回家。

翻开画册，猫态千姿而柔顺可人，圆睁双眼的，都水灵生动可爱，眯着双眸的，皆似时光静定祥和安舒。池永康晟的序言里说：“曾经稍嫌多余的运笔方式，尽管日渐繁复，却也织画出细致。画家与猫都变得寡言，清爽利落地不再卖弄风姿。在在，显现画家坚定沉稳的态度，这样画猫之人，除了她以外，我不知道还有谁……”

珮怡是真心喜欢猫，她就养了“肉点点、肉娃娃、天天、咻咻”四只花猫，每天它们与她都生活在一

多拆除，便问他如何生活。

他带着我们打开了门边的一个集装箱，原来他就住在里面，集装箱有些漏了，滴滴答答地漏着水，他说节前老板给他留了四十斤米，他就烧点干饭就自己腌制的咸菜对付。问他为什么不出去买点菜？他拿出

特殊的工地检查

孙 进

口袋里的收音机说，政府不是不让我们出去吗？我每天听广播，现在有了疫情，大家都不能出去。老板也打电话给我，要我把门看好，不能放外面人进来。他指了指外面拆了一半的围墙，现在工地围墙拆了一半，变矮了，就怕有人跑进来啊。

检查完，我们让他在记录上签字，他边签边说，我只会写名字噢，但你们说的，我都记住了。我们正要离开时，一个保安拎着一袋蔬菜走进了工地。我们赶紧问他来干什么，他自我介绍他就是这里的社区保安，看到这个老人家一直不外出，生怕他没菜吃，就隔三差五给他送点

青菜。说话间，一条黑色的小狗摇着尾巴跑了过来，老者赶紧从房间里拿出两个馒头掰碎了喂给它，保安说，你自己都吃不上，还养着它啊，后面住豪宅的人生怕有病毒，竟有把狗扔掉的呢。老者一边喂狗，一边说，狗狗也是一条命啊，我可不会不管它，以后我还要带它回老家呢。喂完了拍拍狗狗的头，说，现在只好给你吃馒头了，等疫情好了，给你吃肉骨头。狗狗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摇着头在他的脚边蹭来蹭去，一步也不离开。检查完和他告别时，他说，放心吧，这个门我肯定能守好，小黑狗似乎也听懂了，汪汪地叫了几声。

走出工地，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细雨，冷冷的寒风不时打在我的脸上。在回去的车上，我的心热热的，他们不是本地人，在最普通的岗位，却有着最朴素、最真实的情感。有这样的人民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战胜疫情？

想到这里，窗外的雨渐渐停了，微微的阳光穿过云层洒落在空旷的街道。是啊，太阳虽然暂时会被乌云遮住，但它的光芒永远不会被阻挡。

叶国威

唯猫所在

起，尤其是她在画画的时候，她的猫咪会在一旁做尽忠职守的监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画笔，当她搁笔离开坐垫休息时，小监工还会马上看看她的工作进度。而令珮怡感动的是：“乖女儿很坚持要陪着我熬夜工作，于是我在前方也放了块垫子，好让我每一次抬头休息时，都能看见她幸福的睡姿。”她还说常常和她的猫咪说话，相处久了，猫咪会通人性，会感受到她的情绪变化，当她遇到挫折心情不好时，猫咪便会任由她翻弄搓揉，甚至主动向她撒娇表示安慰。

人生无他，能相知相惜，是莫大的幸运，何况能彼此安慰扶持，有时动物远胜于人，因为它们若感受到你的真爱，便矢志不渝，终身不相弃。近代爱猫的文人，印象中对丰子恺、冰心和季羨林三位先生最深刻，现下流传先生们的照片中，常常都有他们家的猫咪一同入镜。冰心先生的爱猫“咪咪”，在先生过世后，竟开始饮食不正常，日渐消瘦，不久便随先生而去，这是生死相随啊！至于子恺先生的“白象”和季先生的“咪咪”，都是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到尽头，怕深爱它的主人伤心，于

“每个人都在诠释围棋中的一部分，我儿子诠释的是非战部分。”

春节过后我的围棋诊所来了第一位客人。

“您的意思是孩子下围棋不喜欢战斗？”

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我让妈妈简要介绍一下孩子的学棋经历：

“最初是个年轻的女老师，唱歌跳型的，会带节奏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看儿子饶有兴致，就一直跟着班。学了大概半年多，有一次儿子回来上班里的小朋友打败了老师，正好他爸爸和我都忙，没空接送，退了班，另外请了个老师上门，市里比赛拿过名次的。给他上小课，下指导棋。最近带他出去比赛，其他老师看了他的棋，都说软绵绵的。”

“这个情况很普遍。”我捋了一下思路：“许多机构启蒙班选用



与欢愉，浑然忘我地进入她绘画的猫咪世界，那种幸福感，如今犹暖暖在心。珮怡画的猫咪很逼真，她不是运用西洋立体光影的处理方式，猫咪的毛发肌理，更赖于她长久与猫咪朝夕相伴的观察，使得宣纸上的猫咪活脱脱的，具有触觉和情感的溫度，生命力流泻其间，当你凝视之际，生活中的郁闷一下子便得疗愈，一扫而空。



刚毕业的幼师，培训几个月仓促上岗，好处是容易激发孩子的兴趣，坏处是照本宣科，教出背书宝。后来请的那位家教方法上有点问题，指导棋下太多会打击孩子的信心。学生一计算，老师就发笑。孩子趋利避害，久而久之，就不喜欢战斗了。所以呢，要多和年龄相仿，水平相当的孩子下棋。”

“是啊，朋友介绍我来的，说您这里总有办法。”

我想了想，问：“孩子平时都关注些什么？”

“最近吧，和我们一起看疫情新闻，经常被一线医护人员感动到。”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用这个场景设定，晚上我视频给孩子造梦。”“造梦？”“也可以说是催眠。”

视频另一端的孩子看上去就

2019年，我去了很多地方。最远到了新疆克拉玛依，在广播电视大学上了一节散文课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一次遥远的旅行仿佛是风的切片般不尽真实。一切好像都是拂面而过的，慈柔又令人难免瞠目。更多更多繁复的想象，也都从无法识别的经过中，发明出了新鲜的真意。

6月13日那天，克拉玛依乌尔禾风城下了一场雨。据说那是一年里如期而至的、唯一一场雨，被我们赶上了。雨后的魔鬼城，戈壁滩五彩斑斓，干涸与水意交织成奇异的画面。阳光下，好多只骆驼都是假的，跋涉是假的，但那也不太重要，它提示着游客们如我，这是《卧虎藏龙》的拍摄地。那是我很喜欢的电影，因为看到欲望的降落，对自我困苦的否定及有棱有角的英雄陨落。后来玩游戏“塞尔达传说”，到虚拟世界的格鲁德沙漠偶尔会想起那个一年里的唯一的一个雨天。我其实怀疑，是不是真的那么巧合，因为雨看起来美得那么通透寻常，滢滢水意都昭示着不远处会有大精灵之泉（途经乌尔禾剑龙、蛇颈龙、或者……准噶尔翼龙）。雄踞在准噶尔盆地上的，不止有人的命运，人的时间，更有人的欢喜哀愁，人的可望不可及。

在等雨停的屋檐之下，亦有一些凌空奇异的对话发生了，回到家里就听不到了，那并不是城市的经验。比如有个年轻人说，有一年他一个人就打了四十只兔子。又有一位毫不意外地表示，曾经市场上多少钱一只有人会收。两人又表示，现在不能打也不好卖了。至于狐狸，油田里有抑郁症的工人会养一些，也会和小兔子和小狐狸说话。有一位当地的诗人，写过一篇散文，他的文章里写，“也许这只兔子，存在于我简陋的文字间，或者是维吾尔族民间传说中。因为，我将这只还未出生的兔子，用没有割除的野枝，从没有生长的芨芨草旁，赶到了没有命名的戈壁……”我随手拍了一张他的文集，还有一首漏拍

出自有爱的家庭，对我没有抵触情绪，甚至有些期待：“叔叔，你会催眠？带着绳子的小球呢？”

围棋造梦师

天元宝宝

我先出示了有认证的催眠师资质，笑着解释：你说的那个叫催眠摆，和水晶球一样是道具，小云这么乖，根本不需要。

“现在闭上你的眼睛，放松你的身体，平缓你的呼吸，很好，我会带你走进梦里。”“你是个医生，来到了武汉。”“我是医生，来到了武汉。”“告诉我：你面前有什么？”“一个棋盘，没有对手。”“仔细看对面的棋子，认识吗？”“球形的棋子，啊，它会动！是新型冠状病毒，我怕！”“看看你的两边。”“全是和我一样的医护人员。”“再看看你的身后。”“硕大无朋的中国地

名字的诗，写着“你不是命定的第二，你要做强悍的男人，从摇篮中起身，不要指望虚无的靠山”。那是在城市里生活的我，非常陌生的世界，陌生的诗意，陌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眺望，人界定自我与大地界限的思虑。

我印象中的新疆故事，有一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七《姑妄听之三》“李印与满答尔”，说的是库尔喀喇乌苏的驻军李印，曾随都司刘德经过山中，见悬崖的老松树上穿着一支箭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晚上李印才说，他

知道是个木妖。刘德问他刚才看到时为什么不说不，李印答道：“射的时候它没有看见我，它既然有神灵，恐怕听到后来报复，所以宁愿沉默。”足见李印警惕。但他却遇到了对手，在塔尔巴哈台被一个叫满达尔的人所骗，在押送满答尔时，满答尔装病，李印大意使之逃离。李印因此事受到严厉惩处。后来，满答尔因为冒死前来领奖金被捕。他认为自己犯有重罪，根本不会有人想到他会来领赏，殊不知被人们认出了头顶上的箭伤疤痕。故事总结道，像李印这样机警细心，结果还是中了圈套；像满答尔这样阴险狡诈，结果还是因

使诈而败亡。聪明的人，终究会遇到对手，从来没有千虑而不一失的。让人不知道在广阔的大自然里，在旷野之息为烂漫的黑心金光菊所遮蔽的惘惘危机中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书里也没有写。书里只会写，有人这么做，失败了。有人那么做，也不安全。文学中的意犹未尽，仅“存在于简陋的文字间”的领会，意味深长。纸面上呈现的紧张感，也许远不如作家面对突如其来变化时内心的茫然失措，更何况是在和风细雨时、宁静的书桌前。

半年过去了，我与克拉玛依的联结仅存于微信上的几位朋友。疫情发生以来，克拉玛依市没有病例出现。只是防控措施加强之后，城市更空旷了。在他们转发的视频里，看到了无人机镜头下，远离武汉3500公里之外的雪域空城，比陌生更陌生。祝福他们都平安。

图。”“你身边的白衣天使和你一样，也会害怕，但是你们一步都不能退，因为你们守卫着身后全中国的百姓。小云，告诉我，你会怎么做？”“我……我会和他们战斗到底。”

球形棋子变幻成葡萄六，刀把五，方四，弯三，各种死型。

英雄凯旋，万众欢腾。我把他从梦里拉了回来。

一周后，我做客户回访：“孩子有改变吗？”“变化太大了，每次下棋双眼一片血红，犹如人间炼狱。”“听起来精神面貌不错啊。”“同学送他外号：场均一条龙。”“每盘棋杀一条龙？厉害了。”“是每盘棋死一条龙。”

失败案例？不，我拒绝。

“今晚有空我和孩子视频。”“还要催眠吗？”

“不，我给他看看棋。别忘

了，我的主业是围棋教学。”

七夕会

前，仙岛之间横跨一座座美丽的天桥，把所有的仙境谱写成完美传奇。

这里是位于北极圈里的一组群岛——挪威罗敦群岛，它早已成为风光摄影师心中的圣地。

每年在此进行摄影教学的我，对于地面的

每个拍摄场地的各种不同画面组合都已烂熟于胸，今年开始用无人机在空中进行高空俯视拍摄的尝试，这张照片是今年的第一张在罗敦群岛遥控拍摄的作品。

鉴于今年武汉以及全国的抗疫战斗，作品名字就取自毛泽东创作于武汉的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，希望我们早克难关战胜疫情，变天堑为通途，正如暴风雨后就将迎来美丽的仙境！

雪地空城

张怡微



边看边聊

天堑通途

张 廷

摄影

